

ПОПЫСКИ



МАТЬ

母 亲

高尔基 / 著

吴兴勇 刘心语 / 译



□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□



ПОПЫСКИ

母亲

高尔基/著

吴兴勇 刘心语/译

□ 新世纪出版社 □

责任编辑:李志光

封面设计:宋建华

责任技编:王建慧

母 亲
高 尔 基 著
吴兴勇 刘心语 译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125印张 300千字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5000册

ISBN7-5405-1855-3/I·229

定价:1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。

主要人物表

巴维尔·米哈伊洛维奇·弗拉索夫(巴夫卢沙,巴沙,巴什卡)——工人

米哈伊尔·弗拉索夫——工人,巴维尔的父亲。

佩拉格娅·尼洛夫娜·弗拉索夫——巴维尔的母亲。

安德烈·奥尼西莫维奇·纳霍德卡(安德留沙,霍霍尔)——工人。

亚历山德拉(萨申卡,萨莎)——革命工作者。

娜塔莎·瓦西里耶夫娜——纺织厂教师,革命工作者。

米哈伊洛·伊凡诺维奇·雷宾——司炉工,雇工。

西佐夫——老翻砂工。

费多尔·马津(费佳)——工人,西佐夫的侄儿。

格里戈里·萨莫伊洛夫(格里沙)——工人。

伊凡·布金——工人。

叶戈尔·伊凡诺维奇(叶戈鲁什卡)——革命工作者。

柳德米拉·瓦西里耶夫娜——革命工作者。

伊凡·达尼洛维奇——医生,革命工作者。

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——地方自治局职员,地下工作者。

索菲娅——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之姐。

古谢夫兄弟——瓦西里(兄)和伊凡(弟),均为钳工。

尼古拉·维索夫希科夫——排字工。

玛丽亚·科尔苏诺娃——饭摊小贩。

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瓦维洛夫——木工车间工头。

伊萨·戈尔博夫——工厂考勤员，暗探。

第 一 部

1

每天，在这个不大的工人住宅区的上空，在烟雾弥漫和充满油味的空气里，工厂的汽笛总是不合时宜地颤抖着，吼叫起来，于是，在这种刺耳的声音的驱使下，从那些狭小的灰色房子中，跑出一些像受惊的蟑螂一样的人们，他们哭丧着脸，不充足的睡眠未能使他们的筋肉消除疲劳，他们来到寒冷的昏暗中，在未铺好的街道上移步向前，朝向一座座耸立着的牢笼般的石头砌的厂房走去。工厂摆出冷漠无情的自信神色，等候着他们，同时用它的几十只油腻的正方形的眼睛，照射着泥泞的道路。污泥在人们脚下噗哧噗哧响着，不时传来几声梦吃的噪音的嘶叫，夹着一声粗野的谩骂，恶毒地划破晨空，然而，又有另一种声音迎着人们飞来——机器的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噗噗声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好些高高的黑色烟囱，阴沉而严厉地耸立在这个地区的上空，好像一根根粗厚的柱子。

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它的血红的余辉在房屋的窗玻璃上有气无力地闪闪发光，——这时，工厂从它的石头的胸腔里把人们像废渣一样抛了出来，他们又踏上了归家的路。可是他们的模样与他们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：满身油烟，面孔漆黑，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

恶臭，他们身上唯一明亮的东西是雪白的饥饿的牙齿。现在他们的声音显得有生气了，甚至带有几分高兴，——一天沉重的苦役总算结束了，回家可以得到晚餐和休息。

工厂又吞噬了一天宝贵的光阴，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尽量榨取它所需要的精力，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无踪无影地从生命中消逝了，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。但是，一想到即将得到的是休息的愉悦和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乐趣，他们的心中仍然感到欣慰。

每逢假日，人们睡到十点才起床，然后，有家小的中年人穿着最干净的衣服，前往教堂做弥撒，一路上责骂那些对教堂漠不关心的年轻人。从教堂回来后，胡乱吃几块馅饼，重新上床睡觉——一直睡到傍晚。

多年积累的疲劳使人们失去了胃口，为了吃得下东西，他们大量喝酒，用烈性烧酒来刺激食欲。

傍晚，人们懒洋洋地在街上溜达。备有套鞋的，即使道路干燥到没有一滴水，也把套鞋穿上；家中有雨伞的，即使炎阳高照也带着雨伞。

人们在路上遇上了，免不得要闲聊几句，但话题总离开工厂和机器，或骂几句工头，——他们所说所想只是些与作工有关的事。在这枯燥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中，他们的笨拙的苍白无力的头脑里间或也闪出几星火花，回到家里，他们和妻子拌嘴，动辄挥拳殴打他们。年轻人就下酒馆，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，拉起手风琴，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，跳舞，说下流话，喝酒。这些人的身体因过度劳动而十分疲劳，喝起酒来很容易醉，酒醉后，心里很容易产生病态的无名怒火，各种积愤在心中翻腾，寻找发泄的机会。于是，人们会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发泄这种烦躁心情，为了一点小事，就以野兽般的疯狂互相厮打起来。一场场流血的斗殴就是这样发生的。这种无谓的争斗常常以重伤致残甚至丧命告终。

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最强烈的感情是仇恨，这是长期心理受损害造成的，正如过度的劳累使筋肉的疲劳无法消除一样，这种心理损害也是永远无法消除的，人们一生下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灵的沉痾。它如影随形，一直伴随人们进入坟墓，并使他们在一生中干出许多令人厌恶的盲目的残酷勾当。

每逢节假日，年轻人都在外面逛荡，往往要深更半夜才回家，这时，他们的衣服撕破了，满身泥泞和尘土，脸上带着挨打的伤痕，可他们还要夸口自己怎样用拳头猛揍对方，有的在外面受了气，回来时怒气冲冲，或者流着屈辱的眼泪，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可又满嘴酒气，既令人怜惜，又令人讨厌。有时候，父母亲不得不出门寻找自己的儿子，他们在路旁围墙底下，或者某处小酒店里发现了他，小伙子已醉得不省人事，他们大声责骂儿子，用拳头朝儿子的被伏特加灌得像烂泥一样发软的身体打去，然后，强行将儿子拉回家，好歹照料他们睡下，因为第二天一早，当汽笛在空中怒吼起来的时候，——这种噪音污染空气好似发黑的脏物污染清澈的溪水，——得叫醒他们去上工。

老一辈人尽管痛骂和痛揍自己的儿子，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年轻人喝酒、打架，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，——因为他们年轻时也同样酗酒、斗殴，也挨父母的打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，——它像一条不可测度的浑浊河流，平稳而缓慢，年复一年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。全部生活都是被陈年的积习牢固套住的，人们的所想所做全按一成不变的模式，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。

有时候，也有些外路人到工人区来，起初，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受人注意，后来，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过的地方，便稍稍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的兴趣。过了一些时候，他们身上的新奇的魅力消失了，大家对他们已经习惯，也就不再注意他们了。这些人的故事使他们知道，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
但有时候，陌生人中也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从未听过的事情。大家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论，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，不敢表示自己的态度，更不愿与谈述者争论。但这些人的谈论，在一些工人的心底激起了盲目的愤怒，在另一些人的心中则引起模糊的焦虑，而第三种人则因此对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产生了淡薄的希望，因而惴惴不安起来。他们为了排遣这种不必要的、妨碍他们的焦虑不安，便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。

如果发现陌生人身上有什么超越常规的地方。这些工人区的人们长久不忘记这一点，并且对待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戒心。他们仿佛害怕这人会把什么东西带进他们的生活中来，以致打破他们无聊的生活常规，生活尽管沉重，但总算平稳。对于生活加在人们身上的一成不变的压力，他们已习以为常了。人们不指望生活变得略微好一点，认为任何变化都是以暴易暴，他们所受的压迫将会更残酷。

工厂区的人默默地回避那些谈论新鲜事物的人，这些人只好离开，再流浪到别处去，有的即便留在厂里，不是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样，就是孤单地过日子……

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——就死去了。

2

米哈依尔·弗拉索夫也过着这样的生活。他是个钳工，毛发浓密，脸色阴沉，生着一双细小的眼睛；他从浓眉下睁眼看人时，总带着猜疑的目光，脸上露出不友善的冷笑。他是厂里最好的钳工，工人区数他的力气最大。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，所以挣钱很少。每逢假日，他总要打人，大家都不喜欢他，害怕他。有人也想打他，但都没有打成。弗拉索夫只要看见有人走拢来，想向他动武，他便拣起石头，木板或铁块，宽宽地叉开两腿，一声不吭地等着对手。他那从眼角直到脖子长满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，使人见而生畏。尤其令人害怕的是他的那双眼睛——细小而且锋利，好象钢锥一般刺人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和他的目光相遇，都会感到面前这个人有一股无所畏惧的蛮劲，随时准备毫不留情地殴打别人。

“喂，给我散开，畜生！”他闷声闷气地说道。从他满脸浓密的胡须里，闪露出一口结实的黄牙齿。人们受到威吓，各自走开，但嘴里还胆怯地咕哝着一些骂人话。

“畜生！”他朝着人们背后短促地骂了一声，两眼露出像锥子一样刺人的冷笑，然后，他挑衅似的昂着头，跟在人们后面走去，一面挑逗地喊：

“喂，——谁想找死？”

谁也不想找死。

他平常脸色愠怒，沉默寡言，“畜生”这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。他这样称呼警察和工厂里的上司，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。

“你这个畜生，没长眼睛吗？——我的裤子破了，也不补一

补!”

他的儿子名叫巴维尔，有十四岁了，弗拉索夫有一次想揪住头发打他，可猛不防巴维尔随手抄起一把分量挺重的铁锤，简短地说：

“不准动手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父亲问，慢慢移步走近身材精瘦顾长的儿子，好像一个阴影走近一棵白桦树，

“就是这样！”巴维尔说，“我再也不让你打我……”

一面扬了扬铁锤。

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，把一双毛茸茸的手藏到身后去了，一面冷笑着咕哝道：

“好哇……”

然后他重重叹了口气，添上说：

“嗨，你这个畜生！……”

这件事发生后不久，他就对妻子说：

“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！巴什卡^①可以养活你了……”

“那你想把钱拿去喝酒吗？”她壮着胆子问。

“这你不用管，畜生！我去找姘头……”

他并没有去找姘头，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，几乎两年光景，他不再理会儿子，也不和他讲话。

他喂养了一条狗，狗像他一样，长得壮实而多毛。那狗每天伴随他到工厂，到了傍晚，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。每逢休息的日子，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闲逛。他缄默不语地走着，用目光在人们的脸上搜索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人。那狗整天跟着他跑，垂着一条长毛大尾巴。他在酒店里喝得烂醉，回到家里，坐下吃晚饭，用自己的盘子盛食喂狗。他不打它，不骂它，但从来也不爱抚它。吃罢

① 巴维尔的绰称。

晚饭，如果妻子收拾餐桌稍微慢点，他就把碗碟一古脑儿从桌上摔到地下，然后取出一瓶烈性酒，摆在桌上，自斟自饮起来，他背靠着墙，闭着眼，张大嘴巴，用一种喑哑低沉的令人忧伤的声音哼起小曲来。从他的嘴里，发出一些伤心而又难听的声音，这声音如泣如诉，把粘在唇髭上的面包屑都震落了，这个钳工用粗大的手指捋着胡须——独自哼唱个不停。歌词没人能听懂，字音拉得挺长，简直象冬天的狼嚎。他一直喝到酒瓶倒空为止，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，或者把头伏在桌上，一觉睡到清晨汽笛声响。那条狗就一直卧在他的身旁。

他死于疝气病。死前四五天，他全身发黑，在床上滚来滚去，两眼紧闭，牙咬得咯咯直响。他有时对妻子说：

“拿耗子药来，把我毒死吧……”

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，并且说要动手术，病人当天就得送进医院。

“见你的鬼去吧，——我自己会死！……畜生！”米哈依尔声音喑哑地喊道。

医生走后，妻子含着眼泪劝他去动手术，他紧握拳头，威胁她说：

“我要是好了——你更倒霉！”

早上，正当汽笛呼唤工人去上班的时候，他死了。他躺在棺材里，一张嘴大张着，但是他的眉头紧锁着，怒气冲冲。给他送葬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外，只有那条狗以及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·维索夫希科夫，当然，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。他的妻子低声呜咽了不大一会儿，巴维尔没有哭，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棺材，便停下来划十字，相互谈论着：

“那个人死了，佩拉格娅可该松口气了……”

有些人纠正说：

“死的不是人，而是——一头牲口……”

棺材埋好后，人们都散了，而那条狗留下不走，蹲在新掘出的泥土上，长久地，默默地嗅着这坟地。过了几天，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……

3

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，在一个星期日，巴维尔·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到家里。他摇摇晃晃地，钻进前厅衣帽间的一个角落里，像他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，冲母亲大声喊道：

“拿晚饭来！”

母亲走到他身边，和他并排坐下，伸手拥抱儿子，她把他的头搂进自己的胸口。他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，反抗着，嘴里嚷道：

“妈妈，——快点！……”

“你这傻孩子！”母亲伤心而又温柔地说，制住了他的反抗。

“我还要抽烟呢！把爸爸的烟斗给我……”巴维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，嘟嘟囔囔地说。

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醉酒。伏特加使他的身体发软，但是他没有失去知觉，酒醉心里明，脑海里不断地闪动一个问题：

“我醉了吗？我醉了吗？”

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，她眼里哀伤的神情使他十分感动。他想哭，为了压抑这种感情，他故意装出一幅比实际要厉害的醉态。

母亲的慈爱的手抚摩着他的粘满汗水的蓬乱的头发，她在他耳畔轻轻地说：

“你不应该做这种事……”

他开始感到恶心。在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，母亲把他安排在床上睡下，给他的苍白的前额敷上湿毛巾。他略微清醒了一些，但觉得自己身下在波浪起伏，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。眼皮变得很重，

嘴里感到一种难受的苦味，他透过睫毛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，胡乱地想道：

“看来我喝酒还是早了点。别人喝酒都没事，可我喝了就恶心……”

母亲柔和的声音达到了他的耳边，这种声音好似来自很远的地方：

“你要是喝起酒来，那你怎能养活我呢……”

他没睁开眼睛，说道：

“大家都喝酒……”

母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儿子的话没错，她自己也很清楚，除了酒店，人们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消遣。但是，她仍然说：

“可你不要喝！你父亲喝得太多了，把该你喝的酒也喝光了。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……你可怜可怜你的妈，好不好？”

巴维尔听到这些悲伤而温柔的话，想起父亲在世时，母亲在家里处处小心，默无声息，让别人察觉不到她的存在；她成天生活在恐惧中，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打。巴维尔为了不和父亲碰面，近来很少在家，因而和妈妈也疏远了。现在他逐渐清醒过来，仔细地端详着母亲。

母亲个子很高，有点驼背，因长年的劳累和遭受丈夫的殴打，她的身上不少有损伤。她走起路来无声无息，约微侧着身子，仿佛害怕碰着什么似的。她的脸蛋宽广，呈椭圆形，但上面刻满皱纹，还有点浮肿，发黑的眼睛，像工人区大多数妇女一样，带着哀愁不安的神情。她的右眉上方有一道深深的疤痕，因此，眉毛略微吊起，看上去好像右耳略高于左耳，这使她的面孔具有一种似乎总在胆怯地谛听什么的神态。在浓密的黑头发里已经显露出一绺绺白发。她整个神态都是柔顺的，哀伤的，逆来顺受的……

一颗颗的泪珠，顺着她的双颊，慢慢地往下掉。

“不要哭！”儿子低声央求说，“给我点水喝。”

“我给你拿点冰水来……”

但是当她转来时，他已经睡熟了，她在他身前站了一分钟，水勺在她手中震颤着，冰块轻轻敲打着铁水勺边。她把水勺放在桌上，默默地在圣像前跪了下来，玻璃窗外，酒鬼们的生活在照旧响动着，激荡着。在秋夜的昏暗和潮气里，手风琴的声音颇为刺耳难听，有人在大声唱歌，有人用下流话互骂，一个焦虑，疲倦的女人的声音在惊惶的喊叫着……

在弗拉索夫家的小屋里，生活流逝得比过往要平静和安宁，而且与工人区别的地方相比，有些异样。他家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边缘，在一个不高的陡坡旁，坡下是一片沼泽地，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开的母亲的小卧室占了房子的三分之一，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个有两扇窗子的四方房间，一个角落里放着巴威尔的床，在对着房门的角落里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，还有几把椅子，一个上面放着小镜子的衣橱，一个衣箱，一个挂钟，屋角里还有两个圣像，——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。

巴维尔做了当时的年青小伙子应当做的一切事：买了手风琴，胸口浆硬的衬衫，漂亮的领带，套鞋，手杖，他变得和他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一样，经常参加晚会，学会了跳加特里舞和波里卡舞，每逢假日，回家时喝得醉醺醺的，因醉酒而吃尽了苦头。早晨醒来时头痛，胃很难受，脸色苍白而苦闷。

有一次母亲问他：

“怎么样，昨晚玩得痛快吗？”

他带着抑郁和暴躁的口吻回答说：

“无聊得要命！最好还是钓鱼去，要不——就去买一支猎枪打猎去。”

他干活很卖力气，没有旷过工，也没有被罚过款，平素，他沉默寡言，一双长得极象母亲的蓝色大眼睛，总带着不满的神色。他没买猎枪，也没去钓鱼，但是，他的日常行止，显然已偏离了大众所走

的陈规老路：很少参加晚会，休假的日子，虽然也到别处去，但回来时从不曾喝醉过。儿子的点滴变化都离不开母亲的精细的眼睛，她发现，巴维尔浅黑的面孔更瘦了，眼神越发严肃，一张很少言笑的嘴巴闭得更紧了。似乎，他在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，或者，他染上了什么怪病。以前，总有一些伙伴跑来找他，现在因为在家里总碰不见他，也就不来了。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变得和厂里的年轻人不同，不再与他们鬼混，心中有几分高兴，但是，当她发现儿子离开了生活的迟缓的浊流，向旁边的什么地方专注地执拗地游去时，——她的心里不免又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忧虑。

“巴夫卢沙！^①你大概有点不舒服吧。”母亲有时间问他。

“不，我身体很好！”他回答说。

“你变瘦了！太瘦了！”母亲叹口气说。

他开始带一些书回家，读书的时候，十分谨慎小心，似乎生怕让人发现，读完，立刻把书藏起来。有时候，他忙着从小册子里摘录些段落，写在单页的纸上，写好后，把这些纸也藏了起来……

母子之间不常谈话，见面的时候也很少。早上他一声不响地喝完茶，就去上工，中午回家吃饭，吃饭时谈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话，饭后又从母亲的眼帘中消失了，直到傍晚才回来。晚上，他一丝不苟地洗好脸和手，坐下来吃晚饭，饭后，他取出自己的书，久久地阅读。每逢节假日，他一大早就出门了，要到深夜才回来。她知道他是进城去了，常常在那儿看戏，但是城里却没有来找过他。她感到近段时间以来儿子越来越不爱说话，同时，她还察觉到，儿子的话语中常常有些她不理解的新字眼，而她听惯了的粗俗刺耳的俚语，却从他的话语中消失了。他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也引起她的注意：他不再讲究穿戴，却很注意保持身体和衣服的清洁，他的动作变得灵敏和洒脱，为人也更加平易近人了，这一切都引起

^① 巴维尔的爱称